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癸亥

欽差大臣耆英兩江總督牛鑑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奏竊奴才等前因𠵅夷猖獗江甯萬分危急冒死允夷所請並乞將臣等從重治罪緣由馳奏在案彼時實因安危呼吸稍遲即變是以權宜從事暫戢兇鋒以便派委大員前往妥議臣等於發給照會後即委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黃恩彤於初九日乘夜出城親赴夷船向該夷酋明白曉諭並令議一切章程即據夷酋嗎唎遜等四人出艙相見該侍衛等待以至誠曉以大義反覆開導而該夷

酋等請求各款。堅執如前。加以駁詰。則負氣不服。該侍衛等連日與之詳議。始據該夷將通商輸稅各事宜。粗定條款。迨詰以如果允准。所有兵船。是否即行退出長江。該夷酋等聲稱俟各款議定後。先給洋銀六百萬圓。伊等即將所泊各船。全行退出吳淞口外。江甯京口等處。決不再有阻遏。惟鎮海之招寶山。廈門之鼓浪嶼。及定海三處。須俟全銀付清。方肯退還等語。該侍衛等以為期太久。復據理向爭。該夷酋僅允將招寶山先行退出。其餘仍執原議。據該侍衛等將詰辯情形。稟經臣等公同熟商。權其利害。均有難以拒絕之處。謹將酌辦各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再該夷於酌擬條款後。復據禀稱此次和好通商。既蒙
皇帝恩准。並
賞給馬頭。不勝欣感。惟萬世利賴。在此一舉。仍求將條款奏明。
皇帝批准。欽加
御寶。伊等亦請該國王蓋用印信。兩國分給。奉為世守。方可永結
和好。不致再啓兵端。再三顲請。情詞迫切。該侍衛等告以中
國無此體制。而嗎禮遜則稱伊聞從前頒給各國
教書。均用
御寶。務求奏請於所議條款內。鈐蓋
御寶。如不見允。伊等回國後。無以取信國王。必致再有爭論。所有

[illegible]

前議各條。即可勿庸置議等語。是該夷之意。專以
御寶之准用與否。為向背從違。察其隱衷。實因悔禍厭兵。或恐再
有翻悔。欲為一勞永逸。杜絕後患之計。該夷性本多疑。若
非示以
恩信。易啟反測之端。合無仰懇
天恩。俯從所請。
耆英伊里布。又奏。再目下事處萬難。暎夷船隻。早出長江
一日。早得一日相安。今暎夷請於所議條款內。鈐蓋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旨飛咨揚威將軍奕經體察情形或保守蘇州或前來救援並飛
咨揚州蘇州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一體嚴防外查省城附
近之鍾山燕子磯一帶險要處所已為數百名逆夷所據
並安設大礮一經開仗勢有難支況城中滿綠各營兵丁
及所調征兵統計不滿八千名兵單礮少禍在旦夕儻江
甯一有疏虞蘇州尤關緊要令耆英伊里布雖無守
土之責究在江甯駐紮是否會同督臣牛鑑將軍德珠布
及提鎮等守衛城池抑或督率丹陽句容後路官兵擇要
堵截以防內竄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

硃批。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難言。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連日與嘆夷會議粗定條約一摺。覽奏忿恨之至。朕因億萬生靈所繫。實關天下大局。故雖憤悶莫釋。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非僅為保全江浙兩省而然也。該大臣等所稱可救燃眉。是徒知救急於目前。未計貽憂於日後。所商各條內。尚有應行籌酌之處。即如該夷船隻既肯退出長江。又肯退出招寶山。其前請之通商貿易五處。除福州地方。萬不可予。或另以他處相易外。其廣州廈門甯波。上海四處。均應准其來往貿易。不得占據久住。至藉詞索欠一節。該大臣等須婉轉曉諭。該國與內地通商。已二百年。向稱和好。從

前貨物交易。銀錢往來。俱係由洋商與汝等自行經理。我國官員向不過問。且此中貿易曲折。價值低昂。甚為瑣屑。況各國言語不通。斷非地方官所能辦理。嗣後各處通商。自應仍照舊章。毋庸更改。儻該商有格外苛求。過於剋扣之處。不妨向粵海關監督呈明。必將該商懲處。斷不姑容。所稱商欠一節。除三百萬圓。由廣東查明商欠追還外。其餘斷難官為保交。至現議先交之六百萬圓。自應付給以示誠信。除現在民捐一百數十萬兩外。其不敷之處。准其暫於江浙安徽藩運各庫通融借撥。統於捐輸項下還款。其各省貿易。該夷自納稅銀。由副領事親赴海關交納。不經行商之手一節。有無窒礙。漸滋流弊之處。仍著該

大臣等再行妥議具奏。至官員用平行禮。及將被虜夷人。並被誘漢民。一體懇恩釋放。俱著准其所請。又另片奏請於所議條款內鈐蓋御寶等語。該夷不以汝等印信為憑信。而以御寶為憑信。雖屬可惡。尚不失尊崇之意。向來頒給各國敕書。均用御寶。著准其鈐蓋。惟如何齎呈鈐蓋之處。仍先行奏明酌量辦理。經此議定之後。該大臣等務當告以大皇帝相待以誠。所求無不允准。從此通商。永相和好。汝國亦應以誠相待。斷不准再啟兵端。違悖天理。不但業經滋擾各省。不得復來尋釁。即沿海之廣東福建臺灣浙江。江南。山東。直隸奉天各省地面。亦不准夷船駛入。此時既經和好。各省官兵。應撤應留。我國自有斟酌。至

內地舊有城池墩壘。並礮臺等項。亦應次第修築。以復舊規。並
非創自今日。此係為防緝洋盜起見。並非為防禦該夷而設。不
必妄生疑慮。其有他省現尚不知和好消息。見有夷船駛入。輒
行攻擊者。亦不得藉為口實。以上各節。總在該大臣等深思遠
慮。切實定議。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仍成不了之局。慎之慎
之。本日據程矞采片奏。佛郎西亞國夷人前往吳淞江口等語。
該夷所請各節。是否另有詭計。該大臣等於接到該撫信函後。
自必妥商酌辦矣。程矞采及奕山等前陳各片。俱著鈔給閱看。
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據各處探報。該夷船陸續向西南
行駛。其鎮江城外停泊之船。逐漸減少。城外夷匪出入無

時。擄捉民人。教演槍礮。並勒令代為砌路。又將城甎拆下。
將江口木料。運至教場。有修蓋房屋之說。節經洽會參贊
齊慎督臣牛鑑等。加意防範去後。茲復據探報截至七月
初四日止。鎮江甘露寺前。原泊船九隻。續由西南駛回二
隻。共計十一隻。又江甯自六月二十八日起。至初四日止。
共到夷船二十五隻。均在下關寄椗。尚未蠢動。在後未到
船隻甚多各等情。查該夷兇狡異常。實堪憤恨。若非大加
懲創。不足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惟邇來逆燄正張。即水勇已多退避。我兵當疊次
挫衂之後。尤覺風鶴俱驚。昨奉

上諭。杜受田奏廣東生員張煥元有木簰火攻之議。將原片鈔給

閱看。惟在相度機宜。妥為辦理等因。欽此。前次夷船駛入。即經

會同督臣委員購買桐油柴草。裝貯船艙。順流縱火焚燒。

未嘗不欲藉火攻以為制勝之具。無如該夷工於趨避。且

槍礮猛烈。洪濤巨浪之中。非人力不能控制。而人在簰上。

該逆在桅上施放大礮。彈丸從空飛墜。火箭亦紛至沓來。

該兵勇等無所遮護。氣已先餒。斷難操縱自如。是攻擊之

策。務須計出萬全。方為得力。至木簰一項。安省聚集較多。

江甯籌備亦易。臣已會督在事文武各員。察看情形。相機

辦理。至江甯現極危急。業經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馳往會商籌辦。飭調臬司
崇恩前赴無錫駐防。適撤回之京右高資二營官兵五百
夕。因京口不能渡江。折回候示。即經臣飭令趕赴無錫。交
給崇恩統帶。現因揚州地方。逼近江口。雖經督臣飭調徐
州鎮兵五百名。並札該營參將繼倫將調防福山兵丁二
百名。調防和尚渠兵丁一百五十名。馳回本汛。連漕河兩
標所撥官兵。僅止一千餘名。臣復飭令調赴無錫之京右
營兵一百五十名。亦回瓜洲本汛防禦。所有河南撫臣遵
旨預備官兵六百名。現已咨報啟程。將來行抵清江。應由河臣麟
慶酌量調撥。頃准揚威將軍咨會。欽奉

諭旨。調撥官兵前赴安徽。已移知參贊齊慎將統帶之壽春鎮官兵五百名。交給署壽春鎮岱昌帶赴安省。囑即抽撥官兵六七百名。交齊慎調派。當因廣西副將倭什洪額帶領廣西官兵四百五十名。在於常州之奔牛鎮防守。應否即行調撥。經臣咨商齊慎去後。復准揚威將軍咨會將調防各口岸之廣西官兵。全數交給齊慎管帶。臣因崑山之白塔灣地方。尚有廣西官兵二百五十名。即飭署參將德善帶今星馳前往。並咨會督臣另行派兵抵防。其奔牛鎮之廣西官兵。相距丹陽僅數十里。朝發可以夕至。飭俟齊慎應須調用時。再行前往。否則仍在該處屯駐。亦足以備聲援。

所有鎮江潰散之青州滿營兵丁。已陸續收集一百九十餘名。現由齊慎管帶。又滿城被難男婦三千餘名。先後逃至丹陽。因該處駐紥重兵。地方狹窄。臣已飭赴常州府城由地方官妥為安插。按日給發口糧錢文。免致失所。現在江陰鵝鼻嘴尚泊大夷船兩隻。劉河一隻。吳淞口一隻。又佛郎西亞國船一隻。其餘往來無定之船。據報數目不一。據蘇松太道巫宜褉稟。六月二十七日。有三桅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一隻。由吳淞口駛入黃浦江。該道即會同署提右營遊擊封耀祖署上海縣知縣秋家丞親自出城。安慰民人。彈壓土匪。並遣親信之人。前往查探。據稱寶山民人。

因奉官長諭禁。不肯賣給該夷菜物。故欲見官講理。且欲
在上海通商等語。該道因恐夷人登岸蹂躪。即與署縣秋
家丞。親詣該船。諭以通商一事。必須
大皇帝施恩。容俟詳請奏明
定奪。至食物不得接濟外夷。亦屬
天朝禁令。非該道等所敢擅專。該夷目唯唯無辭。即於是日申
刻將船退去。蘇州省城地方。現在尚稱安謐。
程矞采又奏。再臣接據蘇松太道巫宜禊稟稱六月二十
四日。據寶山縣民王世勲投稱。伊在海塘經過。被佛郎西
亞國夷人。勒令送信。伊畏懼不允。該夷用刀嚇逼。並稱信

內別無他事。不過要求幫助

天朝。是以齎書投遞等語。該道因該夷船既另是一國。且言欲

央幫助。當將來書折閱。係佛郎西亞國夷目則濟勒遞書

求見。詞意極為恭順。與王世勳所言相符。惟與嘆夷船隻

同泊吳淞。難保非串同一氣。當以我

朝功令。非奏明不能與外夷接見之語。諭令回覆。忽於初三日。

風聞夷船定欲來至上海。該道恐居民驚擾。不得已坐船

前往距城數里地方等候。即於初四日。該夷目帶同通事

等。乘坐雙桅杉板船二隻。由黃浦江駛進。該道飭令上船

相見。據稱伊國與嘆咭唎。並稱強盛。兩國兵爭幾三十年

嗣經和好。今該國王聞暎夷內犯。恐其占據馬頭。益加強橫。特派兵船二隻。前來探聽。伊船於上年十月到粵。尚有一隻。約今年六月可到。實欲幫助

天朝。並非隨同暎夷打仗。現欲前赴揚子江。先見噗啸喳。然後稟見總督。勸令暎夷戢兵。因船隻重大。不能行駛。請代雇民船前往等情。該道當以定例非奉正朔之國。前來朝貢。不能擅為雇船。面加申諭。該夷隨即回船駛去等情。臣查佛郎西亞國。僅止一隻船停泊吳淞口外。係於暎夷大幫船隻開去鎮江之後。始行駛來。據稱並不從逆打仗。雖似可信。惟探聞定海地方。前有寄泊該國船二隻。與該夷所

稱。尚有兵船一隻。須本年六月始到廣東之語不符。則勸令戢兵之說。亦難察其真偽。其代雇民船一節。尤屬窒礙難行。至該夷欲面見督臣。本屬有干禁令。該道之從權接見。實出於不得不然。現在探聞該夷在於吳淞口外。攔截商船。自是意圖乘坐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程矞采奏現在防守事宜一摺。覽奏均悉。據稱蘇州省城地方。尚屬安謐。惟逆船除到江甯外。各海口尚有停泊。該撫惟當加意嚴防。毋得稍形疏忽。至另片奏佛郎西亞國夷目遞書求見。聲稱欲赴揚子江。勸令𠻳夷戢兵。未知真偽。現既未為雇船。償該夷自行前往。亦著毋庸禁止。已有旨著耆英伊

里布。酌量辦理。

安徽巡撫程楙采奏。七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耆英奏逆船西駛。漸至浦口儀徵等語。現在逆踪方張。儻竟泝流而上。深恐擾及沿江各省。因思江面究非海洋可比。若從安徽之安慶。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漢陽各集重兵。多備船隻槍礮。及火攻器具。順流壓下。則逆在下風。其勢易於焚擊。著安徽。江西。湖北。各督撫。接奉此旨。迅就該處情形酌量。或備船隻。或用木筏。及一切火攻器具。派委得力文武員弁。統領兵勇。隨時確探逆夷蹤跡。一經接到耆英咨會。即行順流放

下。合力攻勦等因。欽此。伏查江皖督臣相依。前經臣派調本省官兵二千九百名。暨募鄉勇一千二百名。擇險設伏。並派徽州營參將經文泰管帶漁船三百隻。豫備火攻。相機兜勦。一面請調豫楚官兵。隨帶大礮火藥礮子。並飛咨兩湖各督撫。飭屬代造木簰。解皖應用。連日差探江省信息。諸臣意在議撫。儻令夷情反覆。一經接到耆英咨會。自當督兵進勦。惟是火攻器具在所必需。節經飭催藩司安徽道委員督屬採求沿江木簰船隻。又重價購求泅水之人。以便設機焚擊。其各營舊存法損劈山子母等礮。大不過四五百斤。小者僅止數十斤。臣先徧訪皖江。無人諳習鑄礮。

據署臬司徐思莊查照古法。有用竹大將軍。頗稱迅猛。現
飭覓匠分手製造。如試放果能致遠。亦足以破賊艘。一面
調集減運糧艘。豫備攻戰。現在逆夷逼近江甯城外。儻竟
泝流而上。皖省兵單力弱。獨當一面。固難勝算。先操且慮
該夷乘此和議未成。潛入皖江遊奕。不擊則任其恣情窺
探。自撤藩籬。擊之又慮議敗垂成。該夷有所藉口。以臣愚
昧之見。逆夷詭詞要脅。肆欲無厭。議撫則暫示權宜。會勦
則實為長策。臣服膺
聖諭。膽氣倍增。伏思江西湖北等省。俱在安徽上遊。自應互相援
應。與其各守各境。兵分力單。曷若結隊連檣。乘流進擊。合

無仰懇

皇上天恩。敕下兩湖。江西各督撫臣。挑選精兵。多備船筏巨礮。及一切火攻器具。前來蕪湖。與臣合力進勦。以遏其前。南河督臣。由瓜州出擊。以截其後。揚威將軍。統領大兵攻復鎮江。以分其勢。江甯嬰城固守。俟各路大兵雲集。內外夾攻。庶使該夷膽落。一鼓殲除。

諭軍機大臣等。程楙采奏遵旨籌辦防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著嚴密妥辦。毋稍疏虞。所稱查照古法。有用竹大將軍。頗稱迅猛。現飭覓匠分手製造等語。如試放果能致遠。即著多多製造備用。至所請飭調精兵。多備船筏巨礮。前往蕪湖。已有旨令裕泰

挑撥矣。江甯省城。現在危急。該撫仍隨時偵探耆英等現辦情形。妥商預備。

提督銜臺灣鎮總兵官達洪阿按察使銜臺灣道姚瑩奏。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臣等督同淡水營廳縣。計破夷船。生擒白紅黑夷。及廣東奸民。於二月初四日馳奏在案。茲據文武委員託克通阿蔡廷高勘明擊破夷船。業已擊碎。船上貨物俱已無存。惟先從爭獲並撈取大小銅鐵夷礮十三門。自來火鳥槍十二桿。又七桿槍口旁上插尺許長細尖刀。又雙合雙口自來火鳥槍一桿。短刀二十七把。及鞭鐧等件。又浙江營鐫號鳥槍八桿。腰刀二十一把。

破爛夷書二冊夷信五十三紙同夷犯四十九名粤東奸民五名一併提解來郡逐一研訊轉譯供詞據夷目顛林同管船大夥長律叱二夥長巴底時三夥長科因諫坭供係嘆咭唎國閒你地方人顛林等駕三桅夾板船一隻係夷人煙治跛本錢以顛林為呷嗶吶向在廣東售賣貨物煙土道光十九年間在望邁地方聞知廣東嚴禁煙土令大小夷船將所帶煙土全行繳銷領事頭目義律報知本國女王以夷商置貨多領國主本錢年收稅利一旦烏有又不准通市遂傳諭各馬頭新祈波駡叻格櫎椰與孟加辣望結仔嚌叻即息辣勿多力時望邁即孟猛等各處調

遣兵船。派義律為大總管。伯麥為副總管。到廣東打仗。望

邁一處。派船十九隻。顛林即在其內。配帶夷兵三百餘名。

帶大杉板一隻。小杉板二隻。並有望邁管稅之夷官馬哩

臣發給番銀十二萬置備煙土及呢羽各貨。於道光二十

年正月開船。三月到廣東。雇倩現獲奸民黃舟鄭阿二轉

邀陳阿威張阿廣張阿有並跣水在逃的唐阿高陳阿二

在船幫賣煙土雜貨。其時義律要向廣東索取煙價不許。

又被驅逐。遂留伯麥在廣東照料。自帶兵船至浙江舟山

打仗。既得舟山後。義律復回廣東索銀。廣東仍不允給。義

律即號令各船。攻破虎門。至二十一年三月。廣東行商給

還煙價。義律隨令各船退出外洋。因伯麥姦淫民間婦女。被眾百姓將其毆死。義律報知女王。改派噗喘喳為大總管。吧嗬與思啞勅力吧敦時為副總管。統計夷船大小百餘隻。大船七八百人。小船二三百人。均聽噗喘喳調度。噗喘喳等到廣東時。義律即帶銀回國。噗喘喳因廣東給過銀兩。不便滋事。想在廈門舟山奪占馬頭。即派吧嗬同思啞敇力吧敦時。帶領兵船。於上年七月。攻打廈門。又自帶兵船數隻。分出廈門兵船三十餘隻。攻打舟山鎮海甯波等處。顛林隨同噗喘喳至浙江。並未到過廈門。噗喘喳在舟山。住到十二月間。聞說本國的兵船。到臺灣雞籠。被官

兵擊破。夷人全數拏獲。隨叫顛林等兵船多隻。與黃舟前來探聽。相機行事。並叫信用的廣東漢奸劉相、蘇旺寫信一封。交黃舟帶與臺灣人張從。囑同賴媽來陳舜在地勾結人為內應。不料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船到臺灣洋面遊奕數日。不見張從、賴媽來等有人接應。至三十日。到大安港。欲進口門。岸上官兵人多。不敢駛入。正在游奕。遇一小漁舟。駕至船邊。向黃舟招呼說話。黃舟即詐以重價託其指引海道。不想漁船引到沙汕擱淺。又被岸上大礮轟擊。眾人驚慌。跳上杉板小船逃命。被岸上人將大小船均擊碎。水陸追趕。將顛林等五十四人拏獲。其餘之人。不知生

死。銀物一齊落水等供。詰以現獲夷信多件。是何軍情。奸謀。據供都是夷人往來問候。商量貨價之信。提訊黃舟鄭阿二。同供。俱係廣東香山縣人。從前在望邁地方。做過買賣。因與夷人熟識。上年唆夷滋事。伊等轉雇現獲之陳阿盛。張阿廣。張阿有。並在逃之陳阿齊。唐阿高。在顛林船上。充當漢奸。嘆嗦喳船上漢奸大頭目兩箇。一名蘇旺。一名劉相。俱係廣東番禺縣人。各船所用漢奸。自七八人至十餘人不等。均須先向蘇旺劉相二人說明來歷。方能到船上用事。上年十二月裏。嘆嗦喳聽見八月間。有本國夾板兵船。在臺灣雞籠口。被官兵擊破。夷人全行拏獲。令該犯等

同顛林前來探聽。蘇旺劉相寫漢字信一封。交伊等寄與臺灣張從。託其在地行事。伊等不識夷字。現獲夷信多件。不知有無奸謀等語。餘與顛林等所供大畧相同。陳阿盛係番禺縣人。張阿賡係順德縣人。張阿有係南海縣人。所供亦屬相符。當向黃舟追取蘇旺劉相等原寄之信。據稱原信縫其領褂夾層。前在洋面落水被獲。領褂被人脫去遺失。信內所言。尚能記憶。給以紙筆。令其默寫數十語。與所供無異。據此臣等查夷情詭詐。現獲各信。其中必有奸謀。所言詢商貨價。殊難遽信。惟臺地無人繙譯。即刑訊亦難辨真偽。應將現信同前次所獲夷圖九幅。書二冊。信十七

件。並該夷自畫船式二紙。一併封固進

呈。請

旨飭交四譯館繙譯具奏辦理。至張從一犯。係鳳山縣人。道光十

八年。被逆首張貢逼做旗腳。擬軍發配廣西荔浦縣。賴媽

來。係嘉義縣人。十二年。張丙逆案內發配貴州黔西州。陳

惡。係鳳山縣人。道光七年。聽從王藍影劫事主吳邦英案

內。十五年獲案。擬遣發配新疆。張從甫於本年三月接准

配所來文移緝賴媽來陳惡二犯。如何脫逃。尚未接准配

所文移。張從一名。先於上年逃回鳳山縣。投充逆首陳沖

偽軍師。經臺灣縣知縣閻炘拏獲。訊供認在廣東勾結夷

人來臺。伊為內應。業已正法奏報在案。賴嫣來及陳惡二犯。未據張從供及。既據顛林等供有勾結情事。隨密飭各屬重賞購拏。茲據臺灣縣知縣閻炘在內山地方。將賴嫣來同窩留奸民方業。一併獲到。提訊賴嫣來供認約俟夷船到臺。一同糾人內應不諱。臣等查此次所獲白夷十八名。內頭目顛林同夥長三人。均係紅夷。尚有四人。一名肮哩。一名撒力撒。一名怒文。一名勉詢。亦係紅夷。因其毛髮微黃。故稱紅夷。同白夷十一名。俱係唉夷本國人。前據淡水廳營稟報。紅夷一人。係屬錯誤。應行更正。其餘黑夷三十名。皆係望邁地方人。據供逆夷前後兇狡情形。歷歷如

繪。訊供之下。不勝髮指。此等島夷。自古以來。惟知嗜利。本
與犬羊無異。乃奸民黃舟陳阿感等。竟甘心從逆。導引為
奸。張從賴媽來等。本係逆案被脅充軍。不知悛改。復在配
所脫逃。起意投充逆夷。為之回臺糾人內應滋事。幸仗
聖主天威。張從一犯。上年已先被獲伏誅。令賴媽來黃舟陳阿云
陳阿感等六犯。亦經拏獲。實為覆載所不容。陳惡一犯。到
臺與否。未知確實。現飭各屬重賞購拏。一面稟咨內地廣
東。一體查拏。盡法懲辦。以免煽惑滋事。

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等奏。二次生擒逆夷。提訊供詞。究出通夷
奸民。立時拏獲。並進呈夷書圖樣等件。覽奏均悉。該處所獲逆

夷。訊供後如尚有未經正法者。著暫行拘禁。聽候諭旨。至奸民黃舟等。甘心從逆。導引爲奸。必應盡法懲辦。所有未獲之陳惡一犯。仍著上緊查拏。務獲究辦。以淨根株。將此諭知達洪阿並傳諭姚瑩知之。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余步雲拏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審訊。江甯城守副將豐紳泰鎮海縣知縣葉堃候補縣丞謝學光均有應行質訊之處。著該將軍等。迅即派員伴送來京。歸案質訊。如豐紳泰已回江甯省城。著即咨交牛鑑飭令迅速來京候質。

湖廣總督裕泰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諭逆夷兩載以來。流毒閩粵江浙。近復由海入江。擾及京口。總緣各該省武備廢弛。水師戰船。有名無實。惟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現在用兵。無暇辦理。況製造大船。必資巨木。四川湖廣向係產木之區。著寶興裕泰廣購木料。雇覓工匠。約計每年可得船若干隻。如何駛往閩粵江浙等省。妥議章程。先行具奏。一面趕緊製造等因。欽此。竊見川湖製造戰船。但可協濟江南。於浙江已有不便。至於閩粵。尤多扞格難行。查大江由川歷楚。直達江南入海。上流製船。順流而下。經由內地。無事防維。一抵

海門。便可配兵載礮。是以較便。至若浙江即須由江南外洋駛運。現在海道梗阻。撥兵護送。殊覺可虞。而閩粵兩省。限隔五嶺。與川湖等處。絕無水道可通。亦須由江浙洋面繞越運往。道路愈遥。兵力愈費。且恐於各該省無濟實用。蓋自昔戰艦。惟粵東以鐵梨等木製成常堅。閩省取材松杉。匠作精緻。皆非他省所及。且以目前閩粵情形而論海口雖尚戒嚴。而烽煙較遠。似可趁此趕製戰船。以備應用。較為得力。況各省分造。則船多而成速。一二處專製。則船少而效遲。復因駛運維艱。更恐諸形窒礙。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著四川。湖廣。二省總督。廣購木料。雇覓

匠工。製造戰船。茲據裕泰奏。川湖戰船。但可協濟江南。未能前赴浙閩等省。請各省分造等語。因思四川更在湖廣上游。若成造船隻。駕運浙閩等省。尤屬未便。著寶興裕泰各於所屬地方。購買巨木。趕造戰船。以備長江及各湖操練攻勦之用。無須入海。其舵工人等。即各就本地雇募。於江中試演駕駛。務求熟習便利。將來即隨船前往。方足以資得力。至入海船隻。應由沿海各省製造應用。惟川楚向為產木之區。並著寶興裕泰廣購堅實巨木。以備海疆督撫隨時調取。毋稍遲誤。

乙丑。兩江總督牛鑑奏。竊據蘇松太道巫宜禊稟稱。六月二十四日。有佛郎西亞國來兵船一隻。停泊吳淞口外。其

夷目則濟勒於七月初四日投書求見該道於城外相見詢其來意據通事金萬全譯稱伊國向在廣東通商與
天朝最好令國王聞嘆夷內犯特派兵船兩隻駛赴中國探聽消息伊船於上年十月抵粵尚有一隻未到並非嘆夷糾約而來若蒙奏明
大皇帝准嘆夷設一夷官在京辦事與俄羅斯等國相同自必心服現欲前赴揚子江先見嘆嘆後見總督大人勸令嘆夷罷兵並說伊船駛赴長江恐官民指為助戰之船轉多疑慮請代雇民船一二隻即日前往等語該道諭以代為雇船須俟申詳定奪該夷目回船駛出吳淞口外稟請示

遵前來。當於該道稟內批示該佛郎西亞國。在廣東省黃
埔地方。泊船通市。二百年來。洵屬與
天朝最好。此次因聞𠸄夷內犯中華。欲赴揚子江勸令戢兵。具見
恭順之忱。殊堪嘉尚。惟𠸄夷現在省城。懇請通商。業經會
奏乞
恩。日內奉到
諭旨。該𠸄咭唎兵船。即全數退出大江以外。想則濟勒闇之定必
歡喜非常。不負其遠來勸和之意。至所稱奏明
大皇帝。准𠸄夷在京設一夷官。與俄羅斯等國相同一節。乾隆五
十八年。𠸄咭唎國本有此請。因事不可行。

高宗純皇帝特

敕諭該國王。止其所請。現在嘆咭唎求懇條約。并無此款。自可毋庸置議。惟則濟勤重譯遠來。聞嘆咭唎戢兵之信。無須再赴揚子江。致勞往返。該道應勸令該夷目早日回航。俾免官民人等。指為助戰之船。多所疑慮。則愈見該國與

天朝和好之情。該夷目奉使講解之意等情。一面批飭該道妥為辦理。一面繕摺具奏。間復據丞宜禊稟稱。初八日。該佛郎西亞國夷目。駕坐三板夷船。裝有夷人二十餘名。跳上王裕隆沙船。聲言雇往南京講和。水手不允。夷人即硬自起碇。飛往北駛。各水手鳧水逃走。尚有一人被其帶去等

情。臣查佛郎西亞國。在前明最為强横。火器中佛郎機一種。即由該國傳入中華。近年稍為衰弱。在廣東通市納稅。尚稱恭謹。此次駕船來江。名為勸嘆咭唎戰兵。誠恐欲乘戰爭不息之時。該夷目出而講解。難保非因圖見好

（朱批。[illegible]）

天朝。冀可藉端要求。實難豫定。然臣探聞嘆咭唎國。雄長海外。諸番皆視為向背。該國効順

天朝。各國無不屏息。故於嘆夷懇請通商各事。會同

欽差大臣耆英等奏乞

恩施。原以解內地倒懸之急。並以銷諸夷窺伺之萌。今則濟勒祇帶兵船一隻。斷不敢遠形横恣。而粵東向准通商。亦萬不

肯舍其生計。輕事貪求。無非希冀存心。姑為嘗試。現在既

已搶坐沙船來省。惟有俟其到後。仍即委員面見該夷目。

以臣批示該道亟宜禀稟内事理。好言開導。勸令即回廣

東。該夷目當亦無可藉口。而嘆咭唎領事噗噸嗻等。仰荷

大皇帝逾格

天恩。感激出於至誠。現尚泊船江面。無不樂為我用。並當諭令噗

噸嗻俟則濟勒到甯之日。諄囑同至吳淞口外。帶領兵船歸

國。不使其逗留日久。別滋事端。仰副我

皇上綏靖外藩之至意。

牛鑑又奏。再臣前遣弁張攀龍赴嘆咭唎夷船議事。據該

船小夷目等以佛郎西亞國現有兵船來江難免妄生希

冀

天朝與我講和正好無事等情向該弁告知該弁當詢以如果

前來作何辦法該小夷目等聲稱佛郎西亞國如有船到

此我等不難向其講解勸令回去等語比經該弁密稟臣

初不信以為真但該小夷目等必係探問嘆咭唎等素有

此說方與該弁閒談該兵官則濟勒到後臣先飭令委員

等與嘆咭唎夷目談及看其如何回覆即可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牛鑑奏佛郎西亞國夷目欲赴江甯為嘆咭

唎勸和息兵一摺覽奏均悉昨已有旨飭令耆英等妥商酌辦

現據奏稱俟其到後。仍即委員面見該夷目。好言開導。著耆英等。於則濟勒到時。即告以勸和息兵。具見該國恭順之意。此時嘆咭唎國。業已與中國和好。永不稱兵。該夷目自當速回廣東。照常貿易。至嘆夷在京設立夷官辦事一節。從前乾隆年間。既未能行。此時嘆夷乞恩三條內。亦再不肯提及。而又與該國無干。自不必另生枝節。如此明白曉諭。該夷自必回帆遠去。並著遣員諭知噗嘣嗜以中國現與爾國和好。詳議條款。永絕兵萌。令佛郎西亞國夷目。不避險阻前來。口稱為爾國勸和。究竟是何意見。如係真意。爾即與之說明。現已與中國和好。無煩夷目代為陳說。務令則濟勒聞之領會。迅速回帆。況則濟勒此來。無

非欲於中取利。爾當設法勸諭。破其妄念。庶不致令彼攙入債

事也。另片奏遣弁張攀龍赴咦咭唎夷船議事。該小夷目聲稱

佛郎西亞國如有船到。不難向其講解。勸令回去等語。種種奸

謀。實難窺測。該大臣等惟當相機妥辦。切勿墮其術中。是為至

要。

丁卯。吏部左侍郎署山東巡撫麟魁奏。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奉

上諭。登州府城東北兩面環海。水城傍海為垣。礮力可及。該撫已

於海灘排築護城沙垻。絮被。以禦逆礮。究竟能否禦之。度量明

確具奏。該逆大船能否貼岸。其桅上之礮。是否可以轟至城内。

仍著派員測量水勢。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抵登州後。詳晰履勘府城形勢。北面水城。雖傍海為垣。逼近江岸。而距岸較近之處。水勢尚淺。當於潮長水旺之時。派員逐節測量。距岸一里。水深止於二托。逐里漸增。至十二里以外。始深二十二托。約深十餘丈。城外東北兩段。排築沙堤。高三丈五尺。屹如長城。沙性軟而滑。礮丸所不能遽入。尚堪捍衛。查府城基址高於沙堤。沙堤基址高於海面。臣派委妥員。駕駛海船。往洋面回望。在海面二三里以外。始見城頭。五六里外。亦僅見城墻之半。其城北面。女墻垛口較多。天橋口蓬萊閣層頭形勢較高。沙堤不能徧護。前備棉被。恐尚不

數遮蓋。現又令登萊青道飭屬再行添置一千條。豫備臨時酌量撲護。其餘存貯火藥庫房。亦全用棉被蓋護。以防逆礮轟燒。度計該逆桅上之礮。其勢必高過沙堤。難保不轟入城内。然桅上可以置礮。必係大號逆船。非數丈之中泓。不能停泊。現測近城水勢。十餘里以外。僅深十餘丈。則該逆大船。必不能貼岸。其桅上之礮。技無所施。即能轟入。已屬強弩之末。摧堅無力。至逆夷欲以馬車駕礮陸路接仗。既在陸路。彼之礮力所及。我之擡礮擡槍亦能及彼。再於臨時酌覈情形。度逆匪可以撲岸之處。多挖濠溝。多設陷穽。似足遏其奔衝。

諭軍機大臣等。麟魁奏詳查海防情形。據稱登州北面水城。距岸十二里外。水深約十餘丈。兩岸沙隄。尚堪捍衛。蓬萊閣形勢較高。現又添置棉被千條。豫備擋護。並為蓋護火藥庫房之用。該夷大船。不能貼岸。桅上之礮。即能轟入。亦屬摧堅無力。其可以攏岸之處。臨時挖濠設穽。足以堵禦馬車馬礮等語。著照所議妥慎辦理。

戊辰。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浙省獲一夷奸。係廣東人。在彼二十餘年。以造船為生。夷船多其所造。與內地造船大不相同。其人現在營中等語。其人既經浙省拏獲。是何姓名。修造船隻。是否堅實靈

巧。能否適用。著奕經劉韻珂。詳細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諭。有人奏。近得一書。名演礮圖說。係丁拱辰所著。此人曾在廣東鑄礮。演試有準。亦曉配合火藥之法。著奕山。祁墳。查明是否實有丁拱辰其人。現在曾否在粵。所製礮臺礮位。果否堅固適用。據實具奏。又聞廣東造得火輪船。亦頗適用。著即繪圖呈進。並將是否內地匠役製造。每船工價若干。一併詳細查明具奏。

署理

盛京將軍禧恩奏。七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口地方緊要。其如何斟酌辦理之處。著該署將軍再行悉心籌議具奏。至金州復州二處。距山海關較遠。前已諭知相機辦理等因。欽此。伏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尚書奕經以奉天海口。旅順口獨當其衝。奏請豫為把守。經前任將軍耆英遵

旨查明旅順口居海洋幽僻之地。諸山環繞。海洋以外。竟難窺伺。奉天扼要之區。尤有甚於此者等情覆奏。本年二月間。督親到旅順海口。逐加履勘。口門狹隘。南北相距一里餘。東西相距半里餘。水深六七尺。口內周圍不過三四里。因其水勢平穩。是以在該處停泊戰船。以期保重。而戰船亦須

乘潮方能出入。逆夷大船。斷不能進口。其杉板小船。雖可駛入。而岸上皆係荒山曠野。並無鋪户店棧。居民廬舍。無可垂饞。且其形如釜底。無險可守。逆夷似不能據為巢穴。耆英謂旅順口非奉天扼要之區。委係實情。至耆英奏稱雇船四十隻。派官四員。兵四十名。水手四十名。扮作漁人。暗藏軍器。在旅順口外。鐵山以南。隍城島以北洋面往來遊奕。豫備攻勦一節。each到彼時。即據水師營協領德特賀稟稱此項漁船。不敢遠入深洋。當飭在於口內淺水地方。先行試看。已覺顛簸不穩。一遇洪濤巨浪。勢必至隨波而靡。且船身窄小。僅容數人。雖暗藏軍器。何能顧及攻勦。並

恐為逆夷所得。轉用該船户等指引路徑。其害將不可勝
言。是以當令撤回。惟旅順口外。即屬大洋。且登陸以後。距
水師營僅止十二里。為營兵駐紮之所。自應豫加嚴備。著
早已飭令該協領德特賀等。在洋面偵探。防護戰船。並將
礮位安置後路。勤練兵勇。擇地暗設埋伏。逆夷儻敢深入。
即可相機攻勦。至曉諭島民內徙。嚴斷接濟。並填井置毒
等事。亦經早飭料理妥協。再查金州城距山海關一千五
百餘里。如有應須調取關內屯紮官兵之處。著酌量緩急。

飛速奏

聞。並知會都統哈哴阿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查明旅順口情形一摺。前因旅順口地方緊要。有旨諭令該署將軍酌量情形。籌議具奏。茲據奏稱該處口門狹隘。水勢平淺。其岸上皆係荒山曠野。且形如釜底。無險可守。逆夷不能據為巢穴。其安設練兵設伏。以及曉諭島民內徙。嚴斷接濟各情。亦經早飭料理等語。該處口外即屬大洋。且登陸後距水師營不遠。自應嚴加守禦。著該署將軍仍飭令該協領等。隨時偵探。實力防範。不得以該逆大船不能駛進。稍存大意。至山海關屯駐官兵。如有應須調取之處。即著知會哈喰阿相機辦理。其豫備漁船攻剿一節。既屬無濟於用。著毋庸議。

已已。按察使銜署兩淮鹽運使但明倫奏稱。臣以瓜洲內

之三汊河。地居正衝。為揚州第二重門户。最關緊要。自逆夷占據瓜洲。即飭委員星夜趕用大船大木。堵塞河口。添撥兵勇。分投暗伏。並委員親赴沿江各洲。勸諭居民團練。外設疑陣。内聯聲勢。嚴加防禁。惟以逆勢鴟張。大兵未集。飭令兵勇非遇夷人内竄。不得冒險輕動。一月以來。時有黑白夷人。各持器械上岸。然僅行至三汊河外之八里鋪而止。似未知我兵虛實。有不敢深入之意。嗣聞大幫夷船駛往江甯。仍留大船一隻。小船十餘隻。攔截瓜洲口。其餘大船。皆附近金山停泊。臣以夷情叵測。船雖漸少。安知非誘我弛防。冀可内竄。隨督同揚州府知府晏端書署江防

同知雷體乾等督率兵勇。嚴密捍禦。該於本月十六日。瓜洲口突添三桅大船一隻。即有黑白夷二三百人。擺隊上岸。行過八里鋪。將近三汊河。經兵勇望見。鳴鑼齊起。各洲義勇。亦聞聲相應。該夷見兵勇聲勢甚眾。遂回船飛駛出口。停泊南岸。該員等即率領兵勇。移駐瓜洲。當將瓜洲收復。飭查各衙門並未損壞。惟礮擊民房數間。燒燬茅房一間。現據耆民於瓦礫中檢得該逆礮子二箇。一重二十七斤。一重二十五斤。臣仍嚴飭委員弁兵。小心守禦。以防逆夷復來。不得稍有疏懈。一面招徠逃散居民。妥為撫輯。

諭軍機大臣等。但明倫奏收復瓜洲一摺。夷船退出江口。瓜洲業

經收復。著招徠居民。妥為撫輯。仍飭員弁兵勇小心守禦。毋得稍有疏懈。

揚威將軍奕經奏。竊查前所帶將弁兵勇。共計二千餘員名。欽遵

諭旨。暫在王江涇南。杉青閘地方駐紮。聽候消息。茲奉

上諭。將所帶兵勇。不動聲色。密行移至常州一帶。妥為安置。前當即將現帶河南官兵五百名。先行乘坐原船。分起陸續啟行。赴常州一帶屯紮。仍聽候耆英咨會。如應行帶兵勦辦。即率帶其餘兵勇。星馳前進。會同勦辦。至鎮定一帶。招寶山仍泊船二隻。定海馬頭泊船十一隻。蟹膌港四隻。竹山

門二隻。近日並無增減。防範極嚴。惟鎮洋之虎蹲山。定洋之滿山等處。時有逆船往來遊弈。意似探聽消息。乍浦地方。近日亦有逆船一隻。在彩旗門內停泊兩日。並有夷人數名。近岸查探。旋即回船退去。並無滋擾。再奴才前已札令總兵鄭宗凱。委員鄭鼎臣等。整頓火攻船隻。妥為豫備。候令進勦。嗣復欽奉

諭旨。著奴才暫駐王江涇一帶。聽候消息。當即疊次行知文蔚轉飭該總兵等。若無軍令。亦不得張皇輕動。有誤事機。現仍密令鄭鼎臣差委妥人。前往江省。預行查看江海滙流口岸。相機暗藏船隻。豫備兜截逆夷出路。亦俟耆英咨會到時。

即行札飭合力攻擊。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量移官兵屯紮常州一摺。據奏將河南官兵密赴常州一帶。並經函致耆英。仍聽候咨會以定行止等語。覽奏已悉。所奏定海鎮海夷船。近日並無增減。乍浦有船一隻停泊。亦未滋擾。並飭鄭鼎臣先行查看江海匯流口岸。暗藏船隻。豫備兜截等情。均著俟耆英咨會到時。有須攻勦之處。合力攻擊。毋誤事機。

湖廣總督裕泰奏湖北巡撫趙炳言奏。遵查楚岸現在停泊鹽船。雖有一千數百餘隻。而其船頭尾高聳。形勢陡灣。喫水甚深。體質笨滯。非風不行。似難以之禦敵。逆夷兩載以

來。恃其船堅礮烈。恣橫無忌。今以內地船隻礮械。與之對敵。誠恐難操必勝之權。竊計逆礮雖猛。宜於遠而不宜於近。能上擊而不能下及。若以漁船小划。散布江面。則非其大礮可及。似當用間出奇。乘其不備。蜂擁而前。聚而擊之。或亦制勝之一道。查木簰一項。向係川南等幫木商紮成。至漢轉運下游。刻下尚多停泊未運之木。今擬用木紮筏數十座。取其整木。縱橫平鋪。風不能翻。浪不能沈。每筏以寬二丈長四五丈為率。筏前安設木架。酌定高低。平排如堵。外用牛皮包鑲。加以絮被遮蔽於內。以防火礮。仍各用鐵索一字排聯。橫於江面。如遇逆船。既不能越過。兼可順

流衝擊。可攻可守。筏內酌派官兵。安設槍礮火箭水龍雲梯及各項器械。每筏各隨帶漁划小哨船數十隻。多募熟識水手。順流鼓棹。偵探策應。仍選雇民船。但取堅實。不拘名目。加幫穩固。釘以環鈎。為連環舟式。可分可合。中載柴草火器。各隨筏後。以備焚攻。惟木筏祗宜順水。艱於轉側。不能乘風飛駛。仍當隨時偵探。遇有可乘之機。則棄筏登划。飛棹前進。以多為勝。趨避自如。較為得力。至水摸一項。多在四川。而湖北宜昌府屬之歸州巴東一帶亦有之。巳飛行宜昌等府。飭令趕緊選雇多名。迅速解省。或令駕駛船筏。往來伺應。或令潛伏水中。壞其船纜。維期相機布置。

設法辦理。並選派弁兵。練習水戰。臣等仍隨時激揚士氣。
待以至誠。以鼓其勇敢忠憤之志。惟紮造木筏。稍需時日。
容俟嚴催趕造。一面探明逆船現在何處。即派委得力員
弁管帶駛往策應。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等奏鹽船難以駕駛。擬趕紮木筏。添雇划船。
召募水手。以資攻勦一摺。覽奏均悉。鹽船體質笨重。既屬不堪
適用。著毋庸議。至所稱以漁船小划。散布江面。及擬紮木筏數
十座。順流衝擊。筏後選雇民船。裝載柴草火器。以備焚攻。其每
筏各帶漁划等船數十隻。遇有可乘之機。則棄筏登划。飛棹前
進等語。著照所議辦理。現在逆船尚未退出大江。難保不復肆

兇悍。有煩攻勦。該省所造木筏。既需時日。必應趕緊嚴催。其水
摸人等。亦著飭令迅速選雇。該督等惟當相度機宜。妥慎辦理。
總須先期有備。不至臨時周章。是為至要。
壬申。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等
連次委員。與𠸄夷議定條款。因尚有未盡明晰之處。復飭
四等侍衛咸齡。署江寗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並添
委前經札調之寗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前往
妥議。正在辦理間。於七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是
月十三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夷船大幫聚集江面現擬設法羈縻一摺必須通盤籌算永絕禍根等因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耆英等奏形勢萬分危急懇允所請一摺必當切實議定永杜兵萌等因欽此查夷首噗鼎喳先有請臣等出城面見以堅和好之約臣等亦知事涉冒險惟該夷性悍多疑動輒反覆若拒絕不往非惟示以怯懦尤恐易啓猜嫌當即訂於十五日輕舟減從先至該夷之火輪船復經夷目導引緣梯而上直至其三桅兵船該夷首等率同夷兵擺隊跨刀作樂奉酒雖心難揣測而貌甚恭謹臣等當向噗鼎喳等諭以兵爭之害通商之利現蒙

大皇帝逾格

施恩自當永結和好不得再啓釁端該夷首等踴躍懽忻似知感

戴旋於十九日在城外靜海寺行答拜之禮復固請入城

面訂和約臣等以慮驚百姓向其辭覆據噗[口鼎]喳聲稱伊

止帶隨從數人不帶一兵祇求派兵迎護入城以示兩無

猜忌等語詞甚諄切臣因大局將定不得不俯順其情已

定於二十一日選擇公所委員妥為照料俟入城後議定

和約再行照錄呈

覽外伏思臣等此次酌辦夷務勢出萬難策居最下但計事之利

害不復顧理之是非如該夷請求洋銀多至二千一百萬

圖。馬頭多至五處。臣等雖甚駑下。亦知經費有常。海疆至

重。不宜輕有所許。第念寇勢方張。擾我要害。四肢之患。漸

成腹心之疾。若不藉此轉機。速為招撫。該夷豕突狼奔。何

所不至。且二年以來。今數省兵力。言勦言防。總難得手。此

時該夷續到兵船。較前加倍。萬一江甯有失。彼得泝江而

上。水深岸闊。備分兵單。礮位趕鑄不及。勝負之勢。已可豫

料。儻從此南北阻遏。[illegible]禍患更難枚舉。且該夷船堅礮猛。初

尚得之傳聞。今既親上其船。目覩其礮。益知非兵力所能

制伏。臣等前摺所請捐鉅費以全大局者。實出於萬不得

已。至福州貿易一節。侍衛咸齡等前與會議時。已曾以既

有廈門。無庸兼及福州。向其爭辯。據嗎禮遜等聲稱廈門相距福州。尚有數百里。雖海路可通。伊等販買茶葉。以福州為最便。務求准予通商等語。茲復委熟悉閩省情形之甯紹台道鹿澤長再向熟商。該夷等堅執不從。查甯波上海廈門等處。該夷均曾經占據。雖業已退出。而要口俱泊有夷船。儻不允所請。勢必復來攻奪。殘敝之餘。防守尤屬不易。定海之既得旋失。是其前車。臣等前摺所云。與其任彼占據。孰若歸我土地。與之通商者。實已見及如此。而既准貿易。即屬馬頭。舉凡設領事。立夷館。住家眷。勢不能遏其所請。其平行雖屬末節。於

天朝體制。亦大有所損。惟既經曲事羈縻。亦復無暇顧惜。至於
善後之難於措手。他國之不免生心。亦所慮及。而害從其
輕。事先所急。但得罷兵通商。方可徐圖控馭。此又臣等籌
之至熟。而不得不出於最下之策者也。再鎮江失守時。揚
州商民逃散。危在旦夕。經商人顏崇禮屢至夷船。再三央
懇。並由商捐銀三十六萬兩。送給該夷收受。夷船始不北
犯。並不關防守之力。現已議明。在於先交之洋銀六百萬
圓內。扣除五十萬圓。以抵前數。該夷酋與臣等見面後。即
將鎮江被虜之兵民十二人。及出差安徽致被拘留之候
補知縣朱子庚均行送還。前經掠去之洋銅商船。亦許即

釋放。臣等具有血氣。目睹夷情縱恣。忿激難名。第以利害
相權。安危攸繫。不得不降氣抑心。冒死強忍。以冀事之有
成。未敢逞匹夫之勇。致成決裂。惟既不能宣威殄寇。又復
牘大擅專。罪難擢數。乃蒙
皇上天恩。邇加誅譴。臣伊里布復蒙
賞戴頭品頂翎。感愧交縈。悚惶無地。
硃批。徒增忿恨。念生民之塗炭。抑遏勉從。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詳陳夷務情形。親往夷船。妥為招撫一
摺。覽奏忿懣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機一至於此。於萬無
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請者。誠以數百萬民命所關。其

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強為遏抑。各條均准照議辦理。惟該夷所請均已允准。即當迅速定議。全數退出大江。不得任其耽延。驚擾行旅。至此外一切緊要事件。必應籌及者。均著責成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不厭反覆詳明。務須永絕後患。該大臣既知善後之難於措手。他國之不免生心。即應思前顧後。豫為籌畫。於勉從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儻稍留罅隙。日後有所藉口。以致別生枝節。辦理掣肘。是耆英伊里布自詒伊戚。不惟無以對朕。更何顏以對天下。再佛郎西亞國夷目則濟勒到後情形若何。甚為廑念。著一併奏聞。將此諭令知之。

安徽巡撫程楙采奏。竊查皖江南北兩岸。惟東西梁山。最

為扼要之區。前經臣親詣查勘。奏明派委六安營叅將張雲亭蕪采營遊擊萬興管帶兵勇。分駐兩山防堵。並密令該將等。在於江岸空塹。堆築土牛。並設牛皮擋子。俾我兵得以藏身。點礮轟擊。山頂多張旗幟。遥作聲勢。業據該將等次第遵辦。詎自七月初十起至十六日止。連日大雨。上游諸水匯注。以致江潮陡長三尺有餘。較五月盛漲之時。尤為浩瀚。當飭安徽道周祖植。馳赴東西梁山。復勘情形。稟報覈辦去後。兹據該道回稟勘得西梁山地勢較低。江岸被水浸淹。兵勇不能屯紮。現在移駐山頂。虛實顯露。東梁山地勢稍高。尚可掘塹設伏。奇正兼施等語。臣查東西

兩山礁峯屹立南面山頭峭削兵弁退可藏身故稱天險
若𠵈夷泝流而上迎面均屬平坡必須度地挖壕伏兵邀
擊方能得手今西梁江岸已被水淹東梁尤為喫重前派
之撫標營遊擊萬興未歷戎行才難應變所帶本營兵一
百五十名率多柔脆應即撤令回營防守本汛查有揚威
將軍遵
旨派回安徽協防之壽春鎮兵五百名係委壽中營遊擊嵩山管
帶該遊擊曾在定海連日接仗熟悉軍情飭令前赴東梁
山代防可期得力又揚威將軍派來江西兵二百名現亦
稟報到撫臣查該兵丁曾在鎮江失利已經挫衄之餘恐

遇敵益形恇怯。臣現在以防待勦。全仗激揚士氣。期於以（朱批。[illegible]。）
少勝多。若軍中稍涉驚惶。人心易於搖動。應請將江西兵（朱批。[illegible]。）
撤回歸伍。除咨明揚威將軍。江西撫臣外。臣查現募鄉勇。
已有一千四百四十名。尚有應募而未來防者。其毗連江
境南北岸之州縣。亦各雇有鄉勇二三百名。並勸諭紳商
自相團練。足資防守。近日連接
欽差大臣耆英乍浦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來信。有逆夷現
經就撫。並不登岸滋擾等語。臣思該夷刻下雖似效順。而（朱批。[illegible]。）
犬羊反覆。難保非甘辭飾詐。欲借此以懈我軍心。諄飭將
士。加倍嚴防。時懷敵愾。必待夷艘駛出江口。方敢次第撤

防。以昭慎密。再查東西梁山。江面較窄。溜勢湍急。如果兵

礮得力。足資堵禦。第皖省並無致遠礮位。節經臣咨調湖

北江浙等省礮匠。來皖趕鑄。仍恐緩不濟急。當查江西省

鑄有一千斤五百斤銅礮三十五位。咨會酌撥解皖備用

去後。旋准江西巡撫臣吳文鎔咨覆。江西省本無多礮。前

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咨撥。即委弋陽縣縣丞蔡中和等。

管解一千斤銅礮十位。五百斤銅礮五位。並合膛礮子八

百箇。礮架礮具十五副。由長江經赴揚州交收。惟連日北

風。下游江路梗阻。前項礮位。恐尚未能直達。如行抵安慶

蕪湖一帶。即可截留備用。連日差弁迎提江西礮船。沓無

消息。復接江西撫臣玉穪前項礮位。業經九江鎮道。留於潯陽。豫備防堵。臣愚以為安徽為長江門戶。關繫兩湖江西諸省安危。審度事機。自應先其所急。九江固為緊要。然使安徽有失。則江楚先撤藩籬。該鎮道遽將礮位截留。未免不知緩急。且江省尚有存礮二十位。何難隨後運赴潯陽。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安徽防堵緊要。敕下江西撫臣。迅將前調銅礮十五位。並礮子等件。趕緊委解來皖。以憑扼要防堵。

諭軍機大臣等。程楙采奏防堵情形一摺。逆夷雖已效順。難保非甘辭飾詐。懈我軍心。該撫諄飭將士。加倍嚴防。並先將江西恒

怯之兵。撤回歸伍。所見甚是。現在西梁山江岸被水兵丁已移駐山頭。未能暗中設伏。東梁山尤為喫重。前派遊擊萬興禾歷戎行。所帶兵丁。又多柔弱。著即撤回本汛。其遊擊當山曾在定海接仗。所帶壽春鎮兵五百名。現派赴東梁山防守。可期得力。至該撫現募鄉勇。已有一千四百餘名。沿江州縣。亦各雇有鄉勇。並勸諭紳富自相團練。均著實力辦理。以資防守。毋稍疏懈。其咨調江西銅礮十五位。已諭令吳文鎔迅即委員解至蕪湖矣。

又

諭。程楙采奏安徽省並無致遠礮位。前經咨調江西銅礮十五位。

並礮子等件。嗣據吳文鎔覆稱前項礮位。業經九江鎮道留於潯陽。豫備防堵。請飭該撫趕緊委員解往蕪湖等語。安徽為江西湖廣藩籬。自應先其所急。九江固屬緊要。何難將省城存礮隨後運往。或趕緊鑄造。所有程楙采前調銅礮並礮子等件。著吳文鎔迅即派員解赴蕪湖。以備防堵之用。

癸酉。參贊大臣齊慎奏竊拏前奉

廷寄。欽奉

上諭。此次江中夷船。寬廣約若干丈。裝載兵礮若干。隨時探報具奏等因。欽此。茲謹將查明夷船寬廣裝載兵礮數目。開具清單。

恭呈

御覽。

大夷船長三十二丈五尺。頭尾寬三丈。中寬約六丈。船身喫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週身內外。均用白鐵包裹。惟底用銅包。船身內有三層。其留一層礮眼者。一面礮眼十八箇。每眼安大小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礮七十二尊。其留兩層礮眼者。上下兩面礮眼各十八箇。每眼安大礮一尊。一船安大礮七十二尊。又有留礮眼一層者。每面礮眼九箇。每眼安礮或一尊二尊。一船約安礮三十餘尊。船內可住七百餘人。

二號夷船長二十七丈。頭尾寬二丈四尺。船身喫水八尺。

出水一丈。週身內外包裹。與大夷船同。船身內亦三層。止留一層礮眼。一面礮眼九箇。每眼安礮或一尊二尊。一船約安礮三十尊。船內可住五百餘人。

火輪船長十八丈。二十丈。二十四丈不等。頭尾寬一丈六尺。及二丈亦不等。每船安礮約有十餘尊。可住二三百人。

三板船每船頭安大礮一二尊。止可住數十人。

硃批覽。

八月。戊寅。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等親往夷船。招撫㗖夷。及所請各款勢難拒絕緣由業經由

驛馳奏在案。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是月十七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連日與𠸄夷會議。粗定條約一摺。總在該大臣等
切實定議。永杜兵萌等因。欽此。查該夷前請入城。共訂和約。以
示不疑。臣等查其已就馴擾。即定期七月二十一日。派撥
兵弁。前往迎護夷酋噗鼎喳帶同親隨九人。安靜入城。與
臣等在公所面議和好。當將前經截留江甯將軍德珠布
奏摺一件。包封交還。並將連日集議各條。撰就和約。繕出
漢文。呈遞前來。臣等公同閱看。文理未能通暢。而大指尚
屬明晰。其所列各條。仍不出前請三事之外。並未續有增

添。亦無違悖字句。正在裹辦間接奉

諭旨。指示周詳。夷情向背。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曷勝欽服。當即派委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

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

同知舒恭壽前往夷船。宣示

恩旨。並將奉

旨指出各款。向其明白開導。該夷酋噗嘛喳聞已

允准所請。極為感戴。一切解嫌釋疑。及修復礮臺墩堡各事宜。均

敬謹聽從。並無異說。其商欠一節。據稱廣東洋行。積欠伊

國銀兩甚多。止以洋銀三百萬圓為斷。此外不敢求官為

保交。至以後通商各事宜。誠如

大皇帝聖諭。事甚瑣屑。渠等亦不敢求官為經理。惟在廣東貿易

以來。深受洋行朘削。以後情願自投行商交易。按例輸稅。

免致暗被侵漁。渠等既蒙

恩准赴各處貿易。必須設立會館。以為貯貨之所。分派領事。以為

總辦之人。方能約束眾商。勿許生事。又伊國至中國七萬

餘里。遠涉重洋。經年方能往返一次。務求准其挈眷同來。

免致離散。渠等既得貿易。又有室家。益當感激

天朝厚恩。安分輸稅。並協助官兵。緝捕洋盜。以期報效。至福州

乃武彝茶聚集之所。又設有海關。販貨納稅。係屬最便。且

其地舊有琉球館。渠等事同一例。是以籲請

施恩。今蒙

大皇帝駮飭不准。仍格外

加恩。諭以他處相易。惟天津密邇

京都。渠等不敢妄有請求。此外濱海之區。販茶最便。無過福

州。且係中國極南之地。與廣州情形相等。仍求

大皇帝恩准賞給等語。該侍衛等再三開導。固請如前。臣等查夷

人通商之所。即屬馬頭。向止廣東一處。今既准該夷赴各

處貿易。凡該夷運來之呢羽鐘表。及中國所產之茶葉絲

綿。不能不聽其互市成交。而夷貨數多。斷非旬月所能蒇

發。若限以泊船久待。漫無歸著。彼之轉運既滯。我之鈐束尤難。似夷館領事。均難拒其所請。至向來夷船進口。攜帶家眷。止准留住夷船。不許寄居會館。立法本嚴。竊思夷船之所以難制者。誠以飄忽往來於洪濤巨浪之中。朝東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為邊患。今若有室廬以居其貨。有妻孥以繫其心。既挾重貲。又攜室家。顧戀滋多。控制較易。況嘆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更不必過事防閑。再查武彝茶產自建甯。聚於福州。行於西洋諸國為最遠。該夷因販茶求往福州貿易。尚屬實情。考福州形勢。與廣州同為海疆省會。較諸甯波上海之逼

近蘇杭者。似尚有輕重之分。若堅拒不准。許易他處。該夷
既以天津揹口。誠恐又添枝節。臣等再四熟商。復連日偵
探夷情。業經買石壓艙。分船探水。為出江歸海之計。又行
知各兵船。不准攔阻過江船隻。並照會臣等委員至鎮江
府。彈壓土匪。是該夷罷兵就撫。已有實據。似未便堅執一
端。致礙大局。當即訂於二十四日。面晤噗啡喳。據呈出原
定和約四冊。請臣等鈐用關防。渠亦加用圖印。分執為據。
以示永無反覆。據該夷酋聲稱蒙
大皇帝逾格
天恩。俯允所請。斷不敢久占長江。亦不敢滋擾他處。一俟探明水

路。即行退兵等語。察其情詞。實屬可信。惟是臣等辦理夷

務。先既擅專輕許。茲復不能力爭。罪無可逭。應請

旨將臣等一并從重治罪。再前由吳淞强占沙船。前來講和之佛

郎西帶兵夷目則濟勒。亦於二十四日。據噗夷帶同來見。

並無所言。似因和議已成。無從置喙。知關

聖廑。合併附陳。至奉

旨賞給該夷銀兩。現即陸續交領。約計夷船在八月初十日前後。

必可退出大江。不致誤糧艘回空之限。俟江面肅清。即當

恭摺奏報。再噗鼎喳等。前請俟和約議定。

賞加

御寶。以昭信守。欽奉

恩旨准行。該夷酋不勝欽感。據稱此時兵船尚未即退。不敢遽請

御寶。俟退出大江。再請鈐用。以昭恭順等語。係屬尊崇敬信之意。

俟屆期再行妥議奏請。謹將和約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嗣後

大清

大皇帝與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

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後。

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回所屬家眷。寄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
門甯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英國君主。派設
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
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例。清楚交納貨
税鈔餉等費。
一因英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
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令
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
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

欽差大臣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將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强
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
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原價。
一凡英國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亦稱公行
者承辦。今
大皇帝准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
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且向例額設行商等內。有累
欠英商甚多。無措清還者。今酌定洋銀三百萬圓。作為商
欠之數。由中國官為償還。
一

欽差大臣等。向英國官民人等。不公强辦。致須撥發軍士。討求伸
理。今酌定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圓。
大皇帝准為償補。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後。英國在
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按數扣除。
一以上酌定銀數。共二千一百萬圓。此時交銀六百萬圓。
癸卯年六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三百萬圓。
共銀六百萬圓。甲辰年六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十二
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共銀五百萬圓。乙巳年六月間。
交銀二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共銀四百萬圓。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銀二千一百萬圓。償

按期未能交足。則酌定每年每百圓應加息五圓。

一凡係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等。今在中國所管轄

各地方被禁者。

大皇帝准即釋放。

一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

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伺候英國官人者。均由

大皇帝俯降

諭旨。謄錄天下。

恩准免罪。凡係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拏監禁者。亦加

恩釋放。

一前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今又議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照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

一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不在議內仍用奏明字樣

一俟奉

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之六百萬圓交清。英國水陸軍士。當即退出江甯京口等處江面。並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招寶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為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關。俾英人通商後。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

一以上各條。均關議和公約。應俟大臣等分別奏明

大皇帝。硃筆批准。及英國君主判定後。即速相交。俾兩國分執一冊。以昭信守。惟兩國相離遥遠。是以另繕二冊。先由

欽差大臣等。及英國公使。蓋用關防印。各執一冊為據。俾即日按
照和約開載之條。施行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務已定。和約鈐用關防一摺。並開列
各條呈覽。該大臣既已從權允許。且摺內所稱堅欲於福州貿
易。並設立會館。攜帶家眷等款。均於七月二十六日。所降諭旨
內概行允准。該大臣等自請治罪之處。前已有旨毋庸議。洋商
舊欠。不敢求官作保。修復礮臺墩堡。並無異說。此兩節似尚恭
順。至單開各款。朕詳加披閱。俱著照所議辦理。惟尚有須斟酌
妥協者。即如該夷赴各該口貿易。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一節。須曉諭該夷一切聽汝自便。與地方民人交易。但日久難

保民人無拖欠之弊。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至分年給銀一節。為數過多。究由何處措給。將來責成耆英一手經理。務當豫為籌及。明晰具奏。單內所稱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後。該國在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按數扣除等語。究係在何城收過銀兩若干。扣除若干。亦著查明具奏。其各國被禁人口。自應一律施恩釋放。以示格外之仁。又所稱中國之人。與該國來往。或跟隨伺候該國官人。均准免罪一節。可告以此次既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儻該民人等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將來五處通商之後。其應納稅銀。各海關本有一定則例。該夷久在廣東。豈有不知者。至中

國商人。在內地貿易。經過關口。自有納稅定例。所稱銀兩未清

以前。定海之舟山海島。廈門之古浪嶼小島。均准其暫住數船。

候各口開關。即著退出。亦不准久為占據。以上各節。著耆英等

向該夷反覆開導。不厭詳細。應添注約內者。必須明白簡當。力

杜後患。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其有應口講指畫。該夷方

能明白者。亦著飭令通事往返傳說。令其折服。據稱嘆夷船隻。

八月初十日前後。必可退出長江。著迅速妥辦。以慰廑念。

耆英又奏。再弩於六月二十三七月初一等日。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六月十七日。奉

上諭。夷船至京口者。大小若何。其喫水深淺若何。著確切偵探。據

實具奏等因。欽此。又於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著於捦獲白
黑逆夷時。詳訊具奏等因。欽此。遵查夷船丈尺。及夷兵接仗情
形。夸因傳聞不一。偵探未確。不敢冒昧陳奏。茲因親至夷
船。始得悉其崖畧。該夷兵船約分五等。大者載兵千人。小
者載兵三百人。火輪船載兵百餘人。其長自數十丈至數
丈不等。船之大小。不盡繫乎桅之多寡。有三兩桅而其船
實大者。有四五桅而其船尚小者。此次駛至江甯之船。火
輪船不及十隻。其餘均係四五等兵船。至杉板船乃係各
船隨帶之腳船。每船各有三五隻。蟻附於旁。不在兵船之

數。其船間有安設五六十門礮者。努所至之火輪船。長約五丈。闊半之。載大礮十二門。中設水火二筒。燔以煤炭。火熾烟升。內外有輪機關靈便。大約暗運鐘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是以不待風颿而行駛迅速。有傳為以人力牛力轉輪者。乃係臆度之論。又努所至之兵船。名嗶嘩囉。乃係五等兵船。長約九丈。闊半之。高亦半之。上下三層。峙如壁壘。旁開礮眼。安設大礮六十四門。大者重八千斤。小者亦四千斤。均有礮車可以推挽。有轉軸可以低昂。無論槍礮。均係自來火。不用轟藥。其礮子嵌設艙板之上。大者七十斤。小亦二十四斤。另有炸子。係以一子包孕。遇火開裂。即

能飛出。實屬奇巧可惡。非尋常火器可比。現在進江之四五等兵船。喫水不過二丈。火輪船喫水不過丈餘。此所以由京口駛入。並無擱淺之虞。再夷兵依分水陸。亦別白黑。水師黑衣。陸路紅衣。白者乃嘆夷本國之兵。黑者係嘆夷屬國嗌呷喇嗌嘪等處之兵。其人素多猛鷙。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瞻顧。臨敵爭先。而黑夷多力性愚。罔知趨避。夷酋役之如奴僕。畜之如犬馬。彼竟聽其指嗾。甘為效命。亦理之不可解者。總因孤軍深入。歷七萬里而至中國。蹈萬死以求一生。是以有進無退。瞖不畏死。非獨其性情異。亦其勢使然也。

硃批可惡之至

耆英又奏再前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據慈谿縣稟採聞暎咭唎又來船四十二隻內三十九隻在青龍港外停泊等語查夷船駛入江浙洋面向來均准粵省咨會此次未接來文殊難憑信且臣等遣詢夷酋嘆嚌喳等據稱並無此事如果本國發船來浙我等豈有不知之理察其所言似非欺飾

硃批知道了

庚辰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竊拏於七月十六日奉

上諭齊慎奏確查逆夷現在情形一摺該逆既登北固山瞭望陸

路。丹陽為常州蘇州咽喉地方。防範宜嚴。著齊慎督率將弁激勵兵丁。於各處要隘。相度形勢。設法嚴密布置。毋令該逆得以闖入等因。欽此。竊伏查鎮江逆夷船隻。自七月初十日以後。時去時來。總在十隻以外。間斷拋泊。有時進城遊巡。亦未擾害百姓。查看前此搬運載石木料。於北教場起蓋房屋。尚未造成。復行拆毀。改作牛棚羊圈。並據探報廣州將軍耆英等在江甯辦理羈縻。已有眉目。該逆尚能就我範圍。並聞不日即行全數起碇退回等語。竊以該逆夷反覆靡定。詭譎異常。雖已受撫。而防範仍須嚴密。以期有備無患。復據代理寶山縣張元揆稟稱。遵傳六月二十日原稟之探

差吳宗試據供稱。是日瞭見黑鬼五六人登岸。丈量海塘屬實。因言語不通。未能問其是何意見。旋又聞該逆船有通事一人上岸。似是廣東口音。向居民傳說。尚有大幫多隻。在定海開行。不日到口。先往鎮江南京。後到天津。居民不必驚恐之語。因吳淞口居民紛紛傳說。是以回來稟知等供。該知縣以逆夷每船各有通事一人。時常上岸買取食物。俱解內地口音。屢經派人密訪姓名籍貫。堅不吐實。至丈量海塘之意。曾經居民詢問。該通事亦不肯說各等語。奴才伏思聲東竄西。雖係外夷習套。而逆情叵測。總宜先事豫防。伏祈

皇上飭下沿海各省督撫。即使逆夷此時恭順。但其性類犬羊。尤

須防其有變。

硃批。覽奏俱悉。

